

又见手表

□ 陈树彬

一晚,母亲在自己房间清理抽屉,忽然大叫:“嘿,手表!”

手表,十几年没戴过了,对我来说,好像是文物、古董了。当然,现在也经常看到好多人戴手表,但这些人不外两种:一,老年人,虽然老人们好多现在有了手机,但他们还习惯看手表;二,有钱人,以我的揣摩,有钱人戴手表不一定看时间,有些人是为了显摆——他们的手表价钱不菲。

我没戴手表已好多年了——这忽然让我想起一首歌《我不当大哥好多年》,同样都有一种怀旧的情结。

十几年前,手机慢慢走进寻常百姓家。这玩意,因为功能多,是高科技产品,又是奢侈品,一旦拥有,总容易让人喜新厌旧。我不是喜新厌旧的薄幸人,但有时候免不了沾染俗气:有了手机,抛弃了手表。从此“手”“表”相隔经年,转眼已过十几年——这十几年,竟一点没想念过手表。如果说偶尔忽然想起,肯定是看到有钱人戴手表时,涌起的难抑的冲动——等我有钱了,我也买一只豪华的手表!

这一直是个奢望,所以,手表的影子再没在我的生活中出现。就在今晚,年近七旬的母亲找到我当年的那只手表——我一生中唯一的一只手表。那叫声,更包含着无限惊喜!

这只手表,大约是二十年前买的,至少是!那时候,我在农村一所小学当代课老师,手表,肯定是必需品。但那时老师的工资微薄,代课老师更是囊中羞涩。现在的手机不再是奢侈品,过去的手表却是。我记得手表是母亲帮我们买的,我和二弟各一只,款式不同,价钱差不多。母亲虽出身贫寒,又没嫁给有钱人家,但她出手往往大方,给儿子买东西也没往“贱价”算计。我记得她买给我们的手表价钱不菲,一只手表差不多两百块。那时,我的工资是一百来块,一只手表要吞掉我两个月的工资,想想,心里隐隐作痛,可隐痛很快被虚荣代替了。两百来块钱的手表,戴在手上,绝对是一种荣耀!

那段充满虚荣的日子,我现在已经模糊了,记不起来了。后来不戴手表,有一个原因,一段时间,我戴着手表不太适应,因手表带的摩擦,手腕过敏,不得不把它摘下来。但又因为看时间的需要,不得不带,后来干脆放在口袋里,成了“袋表”。手表

真正被丢弃,应该是在十几年前。那时,手机开始普及。我买第一个手机大约是在2001年吧。两个弟弟比我捷足先登,先我买了手机。那时,我渴望有个手机,那心情,跟当年渴望有个手表一样,有着无限的虚荣心。但家境贫寒,兄弟又多,心有戚戚,却不敢言。后来,用了一个月的工资,自己买了一只“爱立信”,算是了结心愿。从那时候起,那只是花了差不多两个月工资的手表,已像一个弃儿一样,不知让我丢弃在哪了。

现在,摆在我眼前的老手表,除了岁月蒙尘,并没褪色。曾经熟悉的面容,勾起我早已漠然的记忆。就像背着当年的老朋友,悄无声息的离去,经年不遇,忽又蓦然邂逅。这种重逢,虽岁月流金,但物是人非,再不像年轻人那般,一惊一乍,剩下的是久久的凝视,悠悠的情思了。

母亲提醒我:“手表也许还有用呢,明天我拿去修修。”

我说:“老表了,修修,怕要不少钱。”

“难不成丢掉,太可惜了。卖废品也没几个钱。”

“我看看,或许还能走走。”

我摆弄起来,先校正时间,又上了发条,奇迹出现了,这只十几年没用的老手表,竟然羞羞答答地走动起来。我以为它也就走几步,没想到它像一个坚强的接力运动员,迈开当年戛然而止的脚步,义无反顾,一头走下去。一分钟,两分钟……我瞥着墙上的挂钟,一分一秒对着时间。十几分钟过去了,手表分秒无差!

十几二十年,世界变化有多大,人心变幻有多快?

一只丢弃十几年的老手表,岁月蒙尘,擦去尘埃,本色不褪。

人设计制造了手表。可有多少人葆有当年的情怀?

老手表安静埋没十几年,一旦重新启用,风采当年!

这该有着多强大不变的心力?有着多坚定不移的心性?

人能够设计制造优质且质量持久的物件;但人,有多少能把持自己不变的初心?

老手表,戴在手腕没几天,我就摘下了。母亲说,弃了可惜。

老手表让母亲戴上了,那几天,像个老孩子似的。

久久没动,心里忽然有种隐隐的感动,不是人老了,却能回归失落经年的初心?

“交行杯”我与《潮州日报》征文

人生路上,我们贴心同行

□ 路志宽

滚滚红尘,欲望深深,有谁又能够成为你真正的心灵知己,陪你一起看着梦想在春天萌芽,一起看着梦想在阳光雨露中成长,一起面对人生不可避免的悲欢离合,也许只有你了,我的《潮州日报》。

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,在这日夜不息的转动中,日子就这样一点一滴的消逝,今天是一个值得祝福和祝贺的日子,我的《潮州日报》,在一路风雨中,你迎来了自己的生日,忆往昔岁月,想起你那些泛着墨香的文字,像一枚枚保鲜的记忆,紧紧扣住生活,关注人生,关爱人性,以自己的大爱,以自己特殊的方式,一次次引领舆论的方向,和人心的导向。

一张张报纸,包裹好岁月的焦点,这些文字曾一度成为人们舌尖上的风暴,被一次次谈起,作为一个媒体,你们用事实说话,将时代发展过程中的一切,都用白纸黑字记录下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,当我写下这些为你歌唱的文字,我的心中热血沸腾。

人生路上,有多少次,会被雾霾遮住目光与心灵,恰在此时,就是你给我的心灵引路,为我一次次擦亮眼睛,于是不但少走了弯路,也没有错过沿途的风景。

感谢你和我们一起在心田上播种,播种下智慧的种子,播种下沉思与冷静。当阳光进驻心灵,你的天空就永远不会霉变,这是你的幸

运,被阳光普照的心灵,就是把诗风词韵歌进心中,这平平仄仄的韵律啊,指点生命的节奏,你是命运的宠儿,茫茫尘世,能干干净净轻轻松松地活着,多么不易!

我喜欢在繁华里冷静下来,品读生活中一份难得的安静,任岁月的风雨,一点点浸润我的灵魂,人生路上,我且行且思,且思且行,倦了累了,冷了暖了,我都用你的文字抚慰我的心灵。

我的梦想,不知多少次在你的蓝天下,被一次次放飞。当梦想遭遇坎坷,是前进还是退缩,迷惘与彷徨中,总有你的文字,为我注入一针兴奋剂,让我豪情满怀,让我心潮澎湃,让我一往无前。

想你,多少回魂牵梦绕,多少

回深情凝望,多少回望穿秋水,黑夜里灯光,最清楚我们之间的秘密。

《潮州日报》,靠担当擎起来的名字,在老百姓心中铺展着画卷,散发着墨香,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中,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里,都有你飞过的深深印记,都有你谱写的辉煌篇章。

不必多问,我对你的爱,为什么如此执着,其实我是向往自己的梦想,而我的梦想,就在你的心窝里珍藏。

阳光下,晨风中,我们手牵手心连心,趁着时代这大好时光,我们一起向着梦想的方向,起航!

本栏自由交行潮州分行特约



后来,在东门渡官窑遗址,又见这种花,野生野长的。朋友挖了几棵送我,我欢喜收下,插在包边,花朵随一路颤颤摇曳。在东门渡官窑遗址,再次遇见碎片,是陶瓷的碎片。这里曾是宣州官窑的生产地,如今匠人和窑炉都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风烟中,只残留一些碎片,让我们忍不住沉思怀想当年。当年,瓷器出窑,一叠叠,杯盘碟碗,一搬上帆船上,通过长长的运河,运往远方。

回来的车上,有人见我包边摇曳的花,善意提醒我,不要养。因为有“彼岸”两字,可望不可即,这花似乎带着忧伤的结。我笑笑,执意要带回去。

我以为,彼岸,是河流的另一边,是时间的另一头,是命运的另一面。花开的彼岸是凋零,凋零的彼岸是萌生与勃发。青春的彼岸是苍老,我的彼岸,是街上那位剃豆的老妇人。热恋的彼岸是情意冷却与疏淡。欢聚的彼岸是离散人渺茫茫。

雨过瓦当伴钟鼓蝉唱,千个千个佛像砌筑起来的旧年佛塔,它的彼岸是坍塌,是重建,是风雨侵蚀。那个晚唐五代时期的东门渡官窑,它的彼岸是今天和未来,是泥土里残存的碎片。

我们不会总是在此岸的。在时间的河流里,我们会相继渡往一个又一个彼岸。我们美丽,然后衰朽。我们相思,然后淡忘。我们辉煌,然后落寞……哀伤吗?不哀伤。惧怕吗?不惧怕。时间公平地赋予我们相似的命运,内聚不如笑纳。

因为,彼岸的彼岸,又有花开,又有相聚,又有辉煌……生命因此生生不息,文明因此薪火相传。

我到哪里去呀?到彼岸。(摄影:黄小佳)



彼岸

□ 许冬林

一指,朝着远处的一个丘陵。

等来了车,我们一行就去千佛寺。寺庙的规模已经不似从前庞大,半隐半露在树荫和秋日下,有老僧坐禅的阒寂。塔还在。修缮之后的佛塔巍然耸立,一身青灰色,自是古意庄严。

据说,从前的佛塔塔砖,每一块上面都刻有佛像,一座塔想来该有上千佛像了,故名千佛塔。

只是后来,战火,风雨侵蚀,从前的佛塔已然不存。想想,即便是一座佛塔,它在时间里,也同样要经受岁月沧桑,经受巍峨、坍塌、又重建的涅槃重生的历程。

岁月赋予万物,原来都是几乎同样的命运。

有人替佛塔惋惜。我起初也惋惜,想想又释然。在佛塔周围转了转,遇到了一块碎砖,准确说是旧日佛塔的一个碎片。有行家辨认之后说,那是瓦当,上面雕刻的花纹流畅优美。应是旧年佛塔檐边的瓦当。想像旧时,雨水经过瓦当之间流淌而下,一道道,一滴滴,其间梵音悠扬……如今它是碎片了,睡进了泥土和草从里。

下山的时候,才留意起沿阶边丛生的粉红野花,友人说那是彼岸花。花开时无叶,叶生时无花,花和叶终生不相见,故曰彼岸花。我从前只听说过彼岸花,亲眼实见这是第一次。花开得很热闹,并不见相思苦楚的模样。

家乡的“鸡央树”

□ 邱创仕

虫害,依旧青葱盎然;曾受多次创伤仍能自我修复,依旧枝繁叶茂。显示出极为强大的生命力。它象征家乡子民坚韧不拔、顽强奋斗的性格。

鸡央树雄踞山巅,盈视四野,东望虎头山脉,西倚青山;南可远眺南澳山,西与高堂尖山遥遥相对;近可俯瞰青山湾里的田畴、池塘、河汉沟港,远可遥望南海船塢舟楫。自古以来,它就是重要的航标,每当家乡归航渔船从南澳海面驶向高沙,鸡央树就会兀现眼前。渔民们一种回家感觉会油然而生。

鸡央树仿佛在招手:“回来吧,这里有安稳的家”!顿时,所有劳累、蹉跎、不安、伤感会被抛向九霄云外。是啊,鸡央树下是乡亲们身心休憩的安宁港湾。斗转星移,记不清多少次鸡央树面向归航迎风舒枝点头笑,多少亲人踮脚望帆待亲回。记不清多少游子挥泪告别鸡央树,离家别井走他乡;记不清多少侨胞魂牵梦绕念故土,热泪盈眶话坎坷;多少游子诉说浪迹天涯历辛苦,多少回梦里依稀归故乡。鸡央树下是乡亲们寄托心灵的归宿地,

那里有温暖欢乐的家,有亲人团聚、稚子候门的天伦之乐。

鸡央树见证了千百年来家乡的沧海桑田:见证了解放前青山湾里海水潮汐进退,岸边茂密红树林,成片的蚶埕、蚝埕、排排桁槽、点点帆船和渔家灯火。看惯了船桅拖水影,岛屿抵风流。见证了围海造田,十里海湾变良田,万亩沃野稻花香;见证了近年稻田成池塘,鱼虾跳跃养殖忙,沟港莲藕绿葱葱。

鸡央树见证了港西乡几百年的历史变迁;从频繁动乱到安定发展;从贫穷落后到富裕小康;从文化荒芜到逐步繁荣的历史演变。

啊!乡亲们心中的圣树,如今它更加充满生机活力,蓬勃而茁壮成长,但愿它欣欣向荣,陪伴地灵人杰的乡梓繁荣直至永远!

一茎山药爬上来

□ 徐斌

为,有了阳光的照射,植物才能生长,犹如有了阳光似的母爱,孩子才能快乐长大。至于茎细叶小,都是为了节约水分。例如仙人掌、仙人柱、仙人球,为了省水,把叶片都缩成刺了。

又为什么要长块根?这与山药的出生有关系。它原生长在干旱地,水比金子珍贵,它只能向地下长,像打一口深井。它用块根储存水分,供应茎叶,做幕后英雄,这跟用胃装食物、用蓄电池蓄电差不多。山药是持家的人,会过日子,今天省点,明天省点,把米缸省满,把口袋省满,以备不时之需。

我还知道,山药可用块根育苗,就像土豆;也可以用“山药的蛋”育苗,像种豆子、花生、玉米。一

为什么长藤叶呢?这是因

和失措,仍然很自如地行走。

站在村道边,让那群羊从我身边经过。

那群羊渐渐走向云高叔低矮的家。

那群羊是云高叔的。云高叔想到要喂羊是在他的女人出走的那年。女人出走10年了。在那10年中,很多人劝云高叔出去找找,或许还能找得到。云高叔也有出去找的想法。只是后来放弃了。云高叔就在家养羊。

跟云高叔同住一个村,我跟云高叔隔着很近的距离。我也劝过云高叔,找一个相好的,把日子过踏实,过好。云高叔却摇头不依。

云高叔告诉我,是他自己的不小心把家弄散了,有过悔也有过恨。人一辈子不可能活在悔和恨里,虽然家不成家了,但自己还有一个家,那就是他跟一群羊的家。

云高叔的一席话,让我思考了很久。我觉得,把不是家的家当家,跟一群羊成一个家,云高叔不容易,他也做到了。

我尾随那群羊,直到暮色合围时,直到云高叔站在家门前,看着羊一只只走进他的羊圈。

能与一群羊相遇,于我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

我一直在村庄寻找,我深信村庄还有一些我非常喜欢的事物。譬如花朵和会飞的种子,譬如欢快的溪流以及在小溪中游来游去的鱼。譬如,在月夜里有着缤纷叫声的阳雀。只是,有一段很长的时间,我和这些事物很久不见。

有时候,我在想,我愿意回到跟羊生活在一起的村庄,愿意回到那种安静和平常之中,愿意跟羊在一起,跟那群羊的亲昵的叫声在一起,跟无怨无悔生活的云高叔在一起。

一群羊,在村庄,在秋天,用它们自己的走动,甚至叫声打动了

遇见一群羊

□ 伍中正

在村庄,遇见一群羊。

那群羊很白。它们中的每一只都很白。我在离它们不到两里的地方,看见它们,以为是一团团的雪,还以为是一团团的白云。

山道不是很宽,山道两旁还有一些满含秋意的杂草。那群羊在秋天的山道上行走,走在前面的羊,胆子大一些。我看着它们的行走,它们行走的速度很缓慢。它们往往会在一个弯道很急的地方,在头羊的带领下,很自如地蹦跳下来。

渐渐,那群羊就从山道上走下来了,有秩序,又没有秩序。有时候,它们中的某一只会稍稍加快脚步,走到另一些羊的前面,挤挤擦擦。它们中的某一只只会用并不锋利的羊角在另一只羊的腰上,轻轻地摩挲几下。有时候,它们中的某一只会对同伴咩咩地叫一声几声。

一群羊就那么走下来了。有时候,我觉得那些羊不是走下来的,是像云朵一样飘下来的。飘得那样轻,飘得那样真实。

我是在那群羊走在村道上遇见它们的。村道前几年硬化过的,比山道宽多了,也比山道喧闹多了。

一群羊在村庄真实地生活着。它们没有想到,我会与它们相遇?我只是觉得,它们没有把我当外人,见到我,它们没有显出惊惶